

人和鬼

——火烧和活埋农民

松尾富男

(曾长)

如波涛起伏的几条岩石山脉，蜿蜒于山东省莱芜县和博山县境。在山间分布的村落，直到昨天还在忙于秋收，男女老少村民在高兴的歌声中脸上露出微笑。但是，这些享受着收获快乐的村民，今天却失去了脸上的血色，他们在憎恨和死亡的恐怖下挣扎着活下去的四年抗日战争中，皱纹已经暗暗爬上了面部。

日军又侵略来了，穿着草黄色军服，发红的几百只眼睛像饥饿的野兽，闪着令人可怕的光，在狭窄的村子小道上和稻草葺的屋顶下到处蠢动着。啪！啪！打碎了门板。咔嚓！咔嚓！掺杂着毁坏金属器具的声音。“畜生，甭跑！”“这儿，这儿！”“打死！”这是披着人皮的恶魔的吼声。“哎哟，哎哟！”老年人、女人悲痛的叫声，幼儿尖锐的哭声，像剜肠割肚似的。在邻近的西要关，熊熊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。

灰白色晨雾笼罩着的莱芜县茶叶口、要关一带，一瞬间变成了激战的战场，那是1941年9月中旬。为了发动太平洋

战争，日本帝国主义者十万火急的问题是要牢固保住作为兵站基地的华北、山东。但是，遇到山东日益燃起的抗日烈火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八路军的袭击，各地日军分驻队简直不是对手，接连不断地被攻破了。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慌忙构筑封锁沟，增强伪军，对抗日根据地进行“扫荡”，企图用彻底的三光政策覆灭解放区，所谓“博西（博山西方地区）作战”就是其行动之一。

每逢有事就夸口的臭名昭著的独立混成第10旅旅团长河田健太郎少将，在我所属的45大队出发时命令道：“把能干活儿的男人全部绑来，一头家畜、一粒粮食不留，然后要叫他们再不能活下去，把家具、锅盆、锄头全部破坏干净。”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“烧、杀、抢”，“保持我们日本第一旅团辉煌战果”。

我作为小队长纳谷少尉的传令兵，离开原来中队，分配在第1中队。“松尾，不要玷污滨田队的名声。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下士官的候补人！”这是有“砍头滨田”外号的中队长滨田中尉的话。这话经常留在我的头脑里。是的，我要在这个中队里搞一件令人吃惊的功劳。从作战最初开始，我就密切注意矮胖子的小队长，紧跟其一道行动。

不知是为了看守村子而留下来，还是考虑不作年轻人累赘才留下的，在村落东侧稍高的山丘上，一直居住着超过50岁的二十几个老头老太太。他们紧靠在一起，轮流诉说着：

“我们是农民，没做过坏事。”在他们前面紧握着军刀、盛气凌人的纳谷小队长和我，用发红的眼睛瞪着。我在他们胸前亮出刺刀，刺刀在9月的阳光下一闪一闪发出令人可怕的光来。离开两间房远（约3.5米）的地方，同年入伍的士兵西浦，指头就这么扣着扳机，在周围警戒，时时把枪口对着农

民们进行威吓。

“你们，不说吗？按理说你们有八路军隐藏的武器，甭藏着了，拿出来！”在纳谷喊叫后，我接着喊道：“要是不说就打死！”一瞬间，在他们互相对望着的脸上，露出为难和恐怖的神色。

但是，在他们脸上闪着的坚定目光，一点儿也没有变。在紧张得喘不出气来的沉默当中，仅仅蹭出一个像是患病刚好的男人，伸出骨节突起、手指粗壮的漆黑双手诉说道：“大人，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农民。就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“不知道？让你好好知道！”生着气、瞪着眼的纳谷向我抬了抬下巴示意。我本能地一只手拿着刺刀，向男人猛扑过去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在我眼前，老头老太太和抱着孩子的几名妇女迅速喊着：“他的有病。”他们庇护着男人，目光似火。

“开枪啦！”西浦大喊道，把杠杆^①弄得咔嚓咔嚓地响着。

“啊，畜生，甭疯吵！”我惊慌失措、不顾一切地挥舞着刺刀，用军靴踢了过去。“哎哟！哎哟！”有几个人受伤了。我好不容易接近了男人，就朝他肩膀用力狠揍了两三下，抓住前襟，拉到纳谷前面，把他推倒了。

“哼！支那猪猡^②甭害怕。”纳谷嘲笑着，刀光一闪，军刀离开了刀鞘。男人的脸刷地煞白。“坦白吧，一粒步枪子弹也好，要是说了就饶你。怎么样？”纳谷用柔和的声音逼问着。

① 杠杆是装子弹的杠手柄。——原注

② “支那猪猡”是日本人骂中国人的话。——原注

“我们是农民，实在什么也不知道。”正因为这是从正面碰到的非常平静的农民的声音，所以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威胁。

“这个支那猪猡，砍了你！”纳谷喊叫着，军靴朝男人脸上猛踢。“啊！”军靴底上的铁钉扎进了男人的脸。从破了的地方流出来的血，染红了那张变形的面孔。但是，他的目光像箭似的射向我们。不拿武器的人们的逼近，有着说不出来的压力。我焦躁地坐立不安，迅速用水壶里的水往纳谷傲慢自大地伸过来的军刀刀背上浇，然后回过身来，逼近在痛苦挣扎中的农民。我用一只手亮着刺刀，左手猛力抓住男人头发，用刀把他的头拧了上去，随后把他的脖颈抽了出来。大概是因为生病，男人已经不能用动作来进行反抗，但是我全身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不屈的精神压力。

突然，嘈杂的村民像潮水般连续竭力喊叫：“他是农民，饶命呀！……”知道他即将被砍死的村民，脸上泪水模糊，不知有多少次在地上磕着头，哀求着。

“讨厌，要是不想死就拿出隐藏的武器来！”我大喊道。

在闪闪发光的军刀、刺刀面前，在枪口面前，村民毫不畏惧地不断拼死进行抗议。

“好好听着，你们只要拿出一枝枪来就饶了他。”纳谷把军刀白刃放在男人头上，尖声大喊道：“如果不愿意，就立刻杀掉啦！”

“鬼子，我们是中国农民，不知道的事就是绝对不知道。”泰然自若的男人斩钉截铁地说得很清楚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这个支那猪猡！”

那个男人看着围绕他吠叫的鬼子，眼里燃烧着怒火。

“我们是农民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也是不知道。”在村民们激愤的叫喊声中，“嘿！”随着愤怒的纳谷这一声急切的吆喝，军刀闪了下去。像敲打湿抹布发出瘆人声音的同时，剑锋砍到地面。男人的头往前飞出五尺左右。苍白的头咕噜噜转动着倒在旁边，没有头颅的身躯哗地喷出血来，往前一倒，就这样不动了。

“哎哟！”村民悲痛的声音更高了。后来，悲声消失在群山中。村民们敲打着地面，乱抓着胸膛，紧握着拳头，苦恼地哭着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这种惨状，母亲把孩子紧紧抱在干瘪的怀里。在哭叫的母亲那怨恨的脸下，婴儿小而圆的手抽动着。

“坦白，坦白！”我朝着把身体互相靠拢在一起的抗议人群，发火似的大喊道。但是，喊声被村民的抗议浪潮吞没了。纳谷也露出凶狠的眼睛，胡乱抡着军刀大喊着：“安静，安静，拿出隐藏的武器！要是不拿出来，都这样的杀掉！”但是，这也没有有什么用，谁也没有听到。

“畜生，哼，把那个家伙带来！”年近60岁的一个老人被选中了。在使劲地紧靠着的村民当中，我一边喊着“扎啦”，一边做好用刺刀扎的姿势冲了进去，硬拉出一个低低呻吟着的老人。老人和村民在说着什么，对于不顾一切的我来说，什么也没听懂。警戒兵西浦的枪口帮了我很大的忙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！……我是上了岁数的人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坦白，坦白！”我用枪托底部和军靴发疯似的踢打老人那尽是骨头的腰部。但是，老人的话没有变。他的眼睛和刚才的男人一样。在这个眼睛前面，用多么残酷的手段，或是怀柔和恫吓，也都是没有用的。“畜生，这个固执的家

伙，处死吧！”纳谷厌烦似的嘟囔着。

“队长，这一次我来刺。”我挺起胸说道。说真的，我也很害怕那即使被杀死也不坦白的中国人。我甚至感到，如果我不杀死这些家伙，恐怕我自己就要被他们杀死。同时想到，在队长前面得到“勇敢杀人”的评价正是我飞黄腾达的机会。但是，小队长有另外一番考虑。作为日本军军官，为了提高威信，必须会“高明地砍头”，这是野战军队公认的。然而，刚才的试刀，也许是用力太大，一直砍到地面上，当着部下的面，还不能成为只留下脖子皮的“模范的砍头”。对平素自封为日本武士道精神典型、“隐没在树叶间的武士”的纳谷来说，自是难以忍受的耻辱。

“哼，好！”对我的“勇敢的申请”，纳谷一方面满足——部下具有杀中国人的兴趣，另一方面又慢慢显示威严，狠狠瞪着的眼睛放着残忍的光，说道：“只砍一个人还不过瘾，再砍一个。”我踢着在地上磕头的老人，喊着：“打杀啦^①！”抓住他的脖领拉了起来。

“我们是农民。对什么也不知道的人，你们要怎么样？”老人的眼睛愤怒地哆嗦着。把头 and 身体砍断，这种惨状还要再现，这使得村民们发疯似的求救，喊道：“我们是农民！”

“为什么杀我们？”淳朴的村民们以为，如果是老百姓就没关系了。仅仅有这么一点点的愿望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自然丝毫也没有那样的想法。不论采用什么手段，都必须找出八路军隐藏的武器。军队对谁都一样，毫不留情地杀害就是正义。对我本人来说，这就是荣誉，我只相信这一点。

“喂，坦白吗？怎么样？”对着刚才我硬拉起来的老人

① “打杀啦”是日本人学说的中国话。——译者

的脖子，纳谷用军刀刀背轻轻敲打着。老人喉头的筋肉抽动着，从紧闭的嘴里像喷火似的迸出与年轻人一样强有力的叫声：“一句话也不用说了，要杀就杀。”我心里又怦怦地跳了起来。我不得不怀疑我的耳朵……中国人不爱惜性命吗？如果是士兵，还可以理解，普通的老百姓也……我这样想着，感到脊梁上迅速地跑着冰凉的东西，有一种错综复杂的难以忍受的压迫感。但是，中队长说：“中国人不在乎死，因为这些家伙讲迷信，他们笃信即使被杀死了也还能再生。混帐的家伙们！”中队长的训话很快蒙住了我的头脑。哼，劣等人种的东西！在重新考虑之后，我的眼里看到脸上青筋暴露的纳谷。他喊着：“好，好胆量！”把军刀放在老人脖颈上，做出砍下去的姿势。纳谷发着火，瞪着村民大喊道：“怎么样？不说吗？”

“我们是农民。我们明明什么也不知道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”村民们大声反驳着。

“哼，畜生们！”纳谷咧开歪着的嘴，“嘿”地一声，军刀再次闪烁。

在染上鲜血的地面，老人带有白发的头和瘦瘦的身躯转动着。

“啊，老爷爷……”在村民拼命的叫声中，咕嘟，咕嘟，从没有头颅的脖颈里冒出来鲜红的血，被干燥的土地吸收进去……老人如果反抗，就刺上一刀，我从对面亮着刺刀。现在，我已经放心了，一面把刀尖对着村民，一面望着纳谷说：“砍得好呀！”纳谷脸朝部下，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
血坑中没有头的两个人的身体，仍旧好像使劲似的握着拳头，朝下趴倒在地上。冒完血的苍白的两颗人头，在有些阴暗的天气里，被微弱的光线照射着。神志昏迷似的村民

们，悲哀的眼睛注视着直到刚才还活着的同胞变成死亡的尸体，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一个接一个地用火球似的眼光逼近纳谷和我，还有西浦。这些人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。他们用力紧闭着的嘴，由于憎恨，痉挛地抽动着。村民更加靠紧了。这种寂静使人感到有一种被束缚的压力，我已经忍受不住了。

“坦白，要是不坦白，都杀死！”尽管喊叫，但隐藏不住内心的虚弱，因为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，我慌忙扣着步枪的扳机，采取把枪托抵在腰间的放枪姿势。西浦也把装弹的杠杆弄得哗哗响着，大喊道：“开枪啦！”

“再逼这些家伙也没用了，去找另外的吧！”纳谷不高兴地擦着军刀上的血浆，命令我说。他心情烦躁，好像是明白已经找不到隐藏武器的地方了。他还好像是满足于保持第二次砍头的威严，把军刀挥舞了两三次。当时，我正反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他就在我的前方，开始大步地走了起来，但是还不时地一晃一晃地回头看着。“混蛋，光是说大话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我这样想着，从纳谷后面一口气跑到山丘上，不知为什么，好像是有人追赶似的，有这么一种恐怖感，好几次回过头来，弄清后面只是西浦。我再没有心情去看那些村民了。

此后过了半小时，在从东要关通向下面村落的小道上，纳谷和我走着。大约是还没有找到武器，心情焦急的关系，纳谷急速走在前面。“唉呀！”在前方右侧的大田里看到人影，纳谷和我更加快步向前。“是老百姓！”刷刷地沿着田垄走着的农民仍旧挥动着锄头。“打算装作完全不知道呀。”我自己随心这么想着，生起气来，于是大声嚷道：“来，来！”吃惊的男人抬起头来，用发黑的手巾擦着汗，平静地

走了过来。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让我非常生气。“假装不知道呀，混蛋！”对着走近的男人的脸，我用左拳头接连狠狠打了他两三拳。

“大人，大人，我是老百姓。”那个男人用力站稳了东倒西歪、摇摇晃晃的身体喊道。

“喂，八路军上哪儿啦？告诉我武器藏在哪儿？”纳谷像从上面扑过来似的问那男人。

“我是老百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？”纳谷面有愠色地大喊道。

“要是坦白就饶了你。”看着纳谷脸色，我有经验地用刺刀对准那男人胸口。

“要不坦白就杀了你。”纳谷说完了，就仔细看着男人的脸，看他的反应。牛虻发出振翅的声音，在两个人中间飞来飞去，落在竖立在大地上的锄柄上面。

“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实在不知道。”带地方口音的话，男人重复地说了好几遍。纳谷的双颊像抽搐似的痉挛，三角眼越发吊起，喊道：“这个混蛋！”军靴踢到正在下面仰头申诉的男人的脸上。

“啊，啊！”上半身向后仰的男人，用手按住脸，血从手缝流出，顺着胳膊染红了野外劳动时穿的衣服。看见血的男人，一瞬间，本能地把手从脸上放了下来，突出胳膊肘来抵挡那接着踢过来的军靴。军靴的铁钉踢到他的脸上，他额头破了，发紫地肿胀起来。从他的眼眶到鼻梁、嘴角，耷拉着一条鲜红的血丝。不管是身体，也不管是头、脸，我的泥靴毫不留情地踢了上去。他蜷曲着背，伸着臂肘，身体左右移动，想要保护自己的身体。他的这种姿势使我很不耐烦。

“妈的，拷问！”我把背枪的皮带挂在肩膀上，把步枪

甩到背后，撕破了男人沾满土和汗的上衣，露出那在地里劳动锻炼出来的健康肌肉。不知为什么，杀人的念头总在我头脑里冒出来。我把男人刚才一直种地用的锄柄拿在手里。噢！噢！我用力抽打他的脊背。男人想把痛苦地扭歪的脸向我转来，但还是那样仰面朝天地倒下了。拳头般的棍棒接连打了下去。

“不要打头。”纳谷从旁说道。“简单地杀了他，就找不到隐藏的武器。尽管是杀，也要让他把话说出来。就照这个法子干吧。”这是他在战场的经验、秘诀。

“要是痛苦就招！”噢！噢！肩头、腰骨、手、腿，不分什么地方，棍棒乱飞，抽进了倔强的青年男人的身体，结果却像是抽打在酩酊大醉的人身上似的，全无反应。我越发用棍棒狠打下去。

“这个混蛋，这样也不说吗？”

“呜……”怒吼和呻吟声同打在肉体上的沉闷声音交错在一起，震动着周围的空气。

一开始，那个男人不断拼命反抗地动着，但是眼看着变得迟缓了。“等等！”盯着看的纳谷喊道。我喘着粗气，拿棍子当作拐杖，看着倒在地下的男人身体。刚才还是健康的肉体破了，从皮肤下咕唧咕唧地冒出血来。倒下去的时候沾上土，脸和身体的皮肤也变成了紫黑色。靠着两手撑着地，男人大口喘着气。

“喂！八路军在哪儿？武器呢？要是老实说就饶了你。怎么样？”纳谷用温和的语调、哄劝的声音问着。痛苦挣扎的男人把脸使劲抬了起来，狠狠地盯着纳谷，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烈火。

“混蛋，想反抗吗？”我又握紧了棍棒。

“喂，要是老实说了，就饶了你！”纳谷又一次劝道。
“不知道。”同样的回答。

纳谷遭到意料之外的顽强反抗，像丢了脸似的大喊道：
“好，怎么也得让你说！”那激动的语尾，我没有听清楚，但无关紧要。棍棒抡起，响着呼呼的风声，又抽打在男人的身体上。不知接连打了多少次，男人完全不动了，死了过去。

“队长，这是一个固执的家伙。”我擦着额头上的汗恶狠狠地说。我想：“这个家伙也许是八路。”纳谷不高兴地一言不发，走到男人旁边，想要使他转动似的朝他肋上踢了两三脚，那仰面倒着的身体动也不动。“哼，把骨头弄折了。啊，喂，烧吗？”这啞着嘴所说的后面的话，我虽然没有听懂，但是反正总是答着“是”。

“把他烧死吧。喂，把那个拿来！”纳谷指的是大田角落里堆得高高的谷子壳。我的心果真跳了起来。如果让纳谷看清我没有胆量，那可不得了。我一晃避开纳谷的脸说道：

“是。”然后跑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在昏迷过去的男人黑紫发肿的身体上，稀稀拉拉地堆上了谷壳。纳谷擦着了火柴，在我拿的一束谷壳上点着了火。我很快地把手向四方移动，干透的谷壳发出啪啪的响声，烧了起来。火焰包住了男人的身体，嗤嗤地烧着皮肤，奇臭冲鼻……

“啊！”一直不动的身体静静地左右摇动，手足蜷曲又伸直，那手慢慢搔着身体上烧焦的地方，我受好奇心支配，在心底深处又有类似恐怖的东西，我抬起头，不由得喊了出来。

“啊，死过去了还通神经呀！”被反射的火光染红半边脸的纳谷，像鬼魂似的瞪着阴暗、混浊的眼睛，朝我说道。

“是，是这样。”我用冷静的态度支吾着回答。纳谷张

开薄薄的嘴唇，露出冷笑。

火焰移到男人头部。嘴在蠕动。右手……接着，左手也开始搔着喉咙。他手中用力，很快地动了起来……他睁开了眼。在火焰中，那眼睛好像在寻求着什么，但是扭转头来，视野中出现我和纳谷的身影。

我不能直视他那狠狠瞪着的目光，腿直哆嗦。“啊，啊！”我把背上的枪摘了下来，用冒汗的手紧紧握着。纳谷往后退了一两步。

“日本鬼子！”男人站起，大声喊叫。他一口气跳了起来。燃烧着的谷壳和火星突然向四方飞散。完全是意料不到的变化。如箭般的眼光，咯吱咯吱咬着牙的嘴，男人的脸，越发逼近前来。

“什么……干什么？”纳谷的脸刷地煞白，慌忙换握军刀。他的手在微微颤抖。

“啊！”一瞬间，吓得我往后飞退。啪！啪！猛甩着火星，男人的身体在我眼前横穿过去。面对用猛烈力量跑去的后影，我像是开始苏醒过来似的慌张起来。在毛骨悚然的恐怖感逐渐减弱的同时，我比刚才更加气恼了。

“妈的！”我紧握着枪，追在男人后面。“抓，抓住他！”可以从后面听到纳谷尖锐的怒吼。快，飞快。他是直到刚才还死人似的倒下的男人吗？大约隔有三间房（约5.5米）的距离，男人和我跑了小半町^①（约50米）远……农民刚一踩上田垄，就摔倒在冒起的尘烟中，挣扎着想要立刻站起来，但是力不从心，不能动了……农民用尽所有力量，只是用双手握住了两把土，身体颤动着，大口地喘着气。我好

^① 町为日本旧时长度单位，一町约合109米。——译者

容易追上男人，非常生气，也掺杂着对男人是否会凭不屈的精神猛扑过来的恐怖心理，嘴里不三不四地骂着。我反手握紧着刺刀，从背后瞄准他的心脏，扎了进去。一瞬间，男人把身体扭转。猛一下子扎进去的刺刀，刀尖斜着穿过了右胸部，离开了心脏的中心地方。“糟了！”我用军靴踢向呻吟于痛苦中的男人的侧腹，使他仰倒在地，照准被流出的血浆染得通红的部位，举起了刺刀。农民那胀烈似的睁大的眼睛，从下面射箭似的逼过来。“啊！”是刚才那样的眼睛。“畜生！”我像避免害怕似的闭上眼。正要扎下去的时候，“等等！”从后面追上来的纳谷拦住了。我讨厌地瞪着男人的脸。纳谷手里拿着锄头。

“这家伙临死的时候特别坏，把他活埋了吧。”纳谷憎恨地说着，向农民肩头踢去。

“是，是这样吧。”我虽然用卡在喉咙里的声音回答了，但是心想：“队长可是一个接一个地从各方面来考虑问题的。这样，如果不悄悄地稍微积极点，就不会被赏识啦。”入伍后还不满10个月，我作为下士官的候补人，已经有枪毙和刺杀六个中国人的经验，自认为是“勇敢”的。但我感到，如果要和纳谷比，那种自我满足的心情就被破坏了。

“妈的，能够认输吗？”我已经开始行动，从纳谷手里抢过锄头，利用洼处拼命地挖坑。一瞬间，挖成了一个直径约1.5米、深约1米的坑。“嗯，好！”纳谷满足似的笑逐颜开。在他脚下倒着的男人，烧得皮肤糜烂，再加上刺伤，胸口溢出鲜血，血和泥混在一起脸色发黑。但是，我感到那男人的眼睛一动不动，充满憎恨地瞪着我。一瞬间，出现了难以形容的毛骨悚然的感觉，但我又断然把它压制下去。

“这个混蛋，活该！”我果断地朝男人踢去。随着黑土

的塌陷，扑通一声，靠近我的男人身体毫无抵抗地掉进坑内。大概是他想努力爬起来，手脚挣扎着乱动。纳谷从上面窥视着扔下了土块。“哼，总比让乌鸦吃掉好多了！要想着感谢呀……”他咧着薄薄的嘴唇嘲笑着。

“请让我干吧。”我忙乱地把土扔了进去。手、腿、胸口，眼看着男人的身体埋没了。接着，脸也用土埋上。“踩，踩！”像陶醉于血的狂人，两个人把土踩结实，又盖上一层。不一会儿，堆成了一个圆土堆。

“哈哈……”我一边擦着汗，一边和纳谷面对面笑着。但是，刚笑半截就嘶哑了。我害怕得哆哆嗦嗦地直发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土堆在动。盖上的土大大膨胀起来，又猛地瘪了下去。“啊，还活着！”我这样一想，便感到那个农民尽管不动了，但是他那双眼睛却闪着刺人的光亮，现在也还是能够跳出来似的。

“踩，踩结实！”纳谷用激动的声音喊着跳上了土堆。我也像弹簧装置似的跟着跳了上去，用哆嗦的脚噔噔跳着。土已经踩结实了，我和纳谷又跳了六七次。从土堆下来，就这么不说话地死盯着土堆……两分钟、三分钟，土堆又胀了起来。“咕嘟！”我咽下一口唾沫，打了一个冷战。在我眼前，土堆又瘪了下去。

“唉，他妈的……要是再扎一次，扎到心脏就好了。”我和纳谷浑身发抖。土堆的活动一开始是两分钟左右一次，然后是三分钟左右一次；间隔时间延长了，动的程度也逐渐减弱。最后，大约经过五六分钟，土堆已经不再动了。

“临死还是非常坏的支那猪猡。”纳谷故意装出平静的样子，但是却用惊慌失措的眼睛侦察似的环视着周围。

“是，好容易完蛋了。”在随声附和的我的头脑里，不

屈的农民那双尖锐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活了。

旧部队名：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45大队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1956年复员，专门从事淀粉业。1967年由于贸易自由化而不得不停业，转为经营养猪，又因污染环境而停业，在经销报纸的商店工作，直至如今。其间，1957年结婚，有两个孩子，作为幸福的和平劳动者快乐地生活。但是，经常挂在心上的还是上述我过去那如同魔鬼和畜生的行为。我早晨迎接日出，晚上仰看星斗，对土地有亲密感情，劳动时额上流汗，夜晚热衷于学习，珍爱日本、家乡和我全家的幸福，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。在“八统一字”^①的美名下，教育青年人以“埋头执行、盲目服从”为美德，其前途是“不杀人就要被杀”的战场，这就必然会变成魔鬼和畜生。

我的父母同样是农民，决不愿意自己的孩子“杀”中国农民。在凶狠残忍的侵略战争中，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必须终生自责，以求补偿。在我复员时，曾被日军残杀家属的中国人流着眼泪对我说：“你们各位现在能够和等得心焦的思念中的父母见面了，可是我们中国人，却永远不能像你们那样做了。请不要再拿起枪来了！”

不了解真实情况而死去的战友们不能说话了，活着的我可要叫喊：终生憎恨战争，反对战争。

（松尾富男）

^① 八统一字是世界一家之意。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亚洲时用的口号。——译者